

8025

梁羽生著

冰川天女傳

三)



香港偉青書店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 (第五集)

第十七回

大漠藏龍 九重驚蟄伏
風塵俠隱 一劍看雄飛

三

第十八回

青女素娥 浮雲掩明月
奇人瘋丐 鐵劍駭英豪

二九

第十九回

淺前輕嘯 花前談往事
蘭因系果 月下見伊人

六一

第二十回

玄功內運 俠士破神招
異境天開 書僮有奇遇

九一



唐經天也曾經過無數兇險之事，但却從無今日之怪異絕倫。聽這寒聲，覺毛骨悚然。

第十七回

大漠藏龍 九重驚蟄伏
風塵俠隱 一劍看雄飛

唐經天回到客店房間，客店中的伙計正在鬧得手忙脚亂。原來他們見主人遲遲不去赴法王之約，起初尚不敢催，後來見天已入黑，主人尚未出房，掌櫃的大了胆子，推門入內，只見主人熟睡如死，喚之不醒，不禁大驚，以爲他是中了邪，正在外面請了巫師前來，忙着替他禳解。唐經天甚是好笑，悄悄將法王的請帖，再送回店主人的房中。又替他解了穴道。住客們大半驚醒，到庭院去瞧熱鬧，唐經天却不理會他們，將行李收拾，打了一個包裹，留下了一錠銀子，又悄悄的溜出了客店。

唐經天對今晚之事，甚多不解。首先是那藏族少女究竟是何等樣人，何以她起先誓死不從，其後又甘做白教喇嘛的聖女？冰川天女初次下山，不識道路，何以會撞到此地？是否巧合？冰川天女迫他走却又向他微笑，是憐憫還是諒解了他，冰川天女也會爲黃教保護金瓶，何以白教法王却又對她以禮相待？種種疑團橫亘心中，唐經天想道：

「看這情形，冰川天女似乎與那女子熟識，但那女子看來又不是她的侍女。」他心想見冰川天女，聽得敲過了四更，又再奔向白教的喇嘛寺院，這一次是熟路重來，唐經天便直奔東邊的「聖女宮」，他打定主意，先去查探那神秘的藏族少女，不懸不知道冰川天女的下落。

「聖女宮」重門深鎖，果然禁衛森嚴。唐經天尋一隙處，便飛身掠上瓦面，其時所有的「聖女」都已回來，宮中的燈火亦早已熄滅，但那些「聖女」經過今晚的一場大鬧，都睡不着覺，猶自在房中談論不休，唐經天在瓦面上蛇行鬼伏，但聞得處處鶯鶯燕語，夜風穿戶，脂香撲鼻。唐經天皺了皺眉，辨不出那藏族少女的口音，又不敢闖進「聖女」的香閨去逐間查訪。

一抬頭，忽見東面小樓一角，尚有殘燈，唐經天跳過兩重瓦面，看清楚時，琉璃窗上，現出三個少女的影子，可不正是冰川天女三僕和那藏族的少女，唐經天心中笑道：「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悄悄掩近，只聽得冰川天女說道：「這幾頁是我抄給你的打暗器的手法，你藏好了。」那藏族少女道：「姐姐大恩，我到死也不忘記。」唐經天心道：「她們果然是相識的。但多少武功，為什麼專教她打暗器

呢？」只聽得幽萍「嘍嘍」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死呀活呀的亂說，我捨得你死，有人可捨不得你！」窗內人影閃動，那藏族少女去撕幽萍的嘴，幽萍又道：「我可是說真的，別人在真心的等你。」唐經天心中一動，想道：「莫非是這女子有心上的人兒在薩迦，又是誰呢？」唐經天雖然聰明，却想不起那是陳天宇。因為唐經天會親眼見過陳天宇和幽萍親暱的情形，猜不到陳天宇的意中人不是幽萍，却是面前這個藏族少女。

琉璃窗上，冰川天女倩影如花，只聽她低聲唱道：「幽萍別胡鬧啦，芝娜妹子，你好自爲之，珍重，珍重！」唐經天只道她就要告辭，忽見她手指一彈，「啪」的一响，樓上有人叫道：「好賊子，居然敢闖到這兒來啦！靈焚咬他！」接着一聲怪嘯，突見四條小牛般大的怪獸發出吼聲，向着唐經天撲來，竟是康藏所特有的一種狼犬，這種狗是野狼和狗雜交所生，兇惡異常，比狼還要厲害，似這般大小的更是少見！

四條狗露出白嶙嶙的牙齒，分成四路攻來，居然似懂得武功的人一樣，分進合擊，唐經天一個閃身，反手一掌，剛將一條狗打開，兩側「汪汪」吠聲，腥風撲面，一條狗從正面咬他咽喉，另一條狗從側面竄進，前爪搭上他的肩膀，唐經天沉肩一甩，左手一抓，將兩條惡犬都摔出一丈開外，陡聽得又似半空中起了一聲霹靂，押陣那條惡犬似乎

是黑犬的首領，碧油油的雙瞳好像放射怒火一般，巨尾一剪，騰空竄起，向着唐經天一剪一撲，臨敵之勢，竟如猛虎。

唐經天身形一轉，待那猛犬雙爪搭來之時，陡的飛起一脚，不料這條惡犬竟是久經訓練，知道趨避，唐經天這一脚竟然沒有踢中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想道：「這條狗閃避之快，竟勝似練過十年的輕功之士！」心存憐惜，本來他這一踢，乃是驚鴻連環踢法，踢了左腳，右腳隨之而發，兩腳踢出，非中不可。只因心存憐惜，左腿一抬，並不踢出，那條猛犬，何等快疾，隨着唐經天的身形，張牙舞爪，又再撲到。

適才被打開的三條猛犬雖然跌得不輕，但這種狗皮粗肉厚，並沒受到重傷，吃了大虧，更加憤怒，嗥嗥狂吠，又再合圍，這一回，四條猛犬都似知道敵人厲害，竟如高手對敵一般，有攻有守，唐經天手脚一動，牠們就立刻竄開，冷不防就是一口，樓上的喊聲，亦若合符節，在上面隱隱指揮，四條狗隨着嘯聲，忽分忽合，忽進忽退，和唐經天糾纏不休，「聖女宮」中登時人聲鼎沸。

唐經天合什一揖，使出內家真力，將四條猛犬迫出離身八尺之外，朗聲說道：「在下此來，只欲一見敵友，別無惡意。貴主人請將尊犬喚回，若再糾纏，請休怪在下打狗。」

不看主人面了。」

樓上嘈聲驟然停止，只見一個青衣老婦，手揮長劍，一躍而下，口中罵道：「你這惡賊，今日在寶殿之上鬧得還不夠麼？聖女宮中，豈是你這臭男子來得的？胡言亂語，褻辱神靈，吃我一劍！」劍柄一挽，陡然刺出，居然是極上乘的西藏大龍派劍法，唐經天不得不閃，那四條猛犬，又隨在主人之後，竄上前來猛噬。唐經天一看，這青衣婦人原來就是日間率領「聖女」出來謁見白教法王的那個「聖母」。

唐經天一指樓房，道：「我確是來訪朋友。」那聖母越發大怒，斥道：「再出污言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要知他教中的「聖女」何等貞潔，連男子多看一眼，也不可以，怎能與外人交為朋友？唐經天之言，實是犯了他教中的大忌，被聖母目為狂妄之輩，一面揮劍疾攻，一面指揮四條神犬猛噬，叫唐經天不能分辯。

冰川天女不肯下樓相認，唐經天為難之極，又怕那白教法王到來，更是糾纏不清，把心一橫，雙掌一錯，突然將一條猛犬提起，旋風一舞，向着另一條猛犬一擲，兩條猛犬碰個正着，同時慘叫一聲，摔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來。那聖母大怒，刷刷刷，連刺三劍，唐經天一個「盤龍繞步」，翻如飛鳥，從她身旁掠出，伸手一抓，又用「小擒拿」

手法抓住了從側邊撲來的猛犬，仍依前法，旋風一舞，向另一條猛犬擲去，豈料這條猛犬正是最厲害的那一條靈獒，亦是羣犬的首領，竟然在半空中怒叫一聲，翻身撲下，非唯閃開了唐經天這一擲，而且雙爪堪堪搭上了唐經天的衣裳。

唐經天使出「沾衣十八跌」的上乘內功，振衣一彈，將那條猛犬彈開數尺，一閃身又避開了那聖母的一劍，忽聽得鏗的一聲，眼前寒光閃閃，冷氣森森，唐經天知是冰魄神彈，雙指一振，將冰彈捏在手中，只覺內中有物，冰彈觸體遇熱便化，那裏住冰彈的東西却留在手中。唐經天正自一愣，忽聽得冰川天女叫道：「你寺中有事，我不便再留，聖母，請恕我先走啦！」樓上飛出兩條白衣人影，正是冰川天女携着幽萍，飄然離去。

唐經天無心戀戰，突發一掌，將那聖母迫開，飛身竄出，便欲逃遁，那聖母氣得咬牙切齒，叫道：「靈獒，追他！哼，你爽瀆神靈，又氣走護法，把你喂狗，也是該當！」那條猛狗一下子撲到唐經天背後，唐經天知道厲害，迫得回身抵擋，這狗靈敏機警，用擒拿手抓它不着，打死了又覺可惜，一時之間，唐經天拿牠無法，被牠纏着，那聖母又揮劍攻來，聖母官中亦已發出警號！

唐經天一皺眉頭，突然心生一計，待那猛狗撲來，將長袖揮出，輕輕一帶，那條狗收勢不住，被他一帶，竟撲到「聖母」身上，唐經天這一招快捷之極，那聖母尚未看得分明，忽聽得耳邊「汪」的一聲，震耳欲聾，臉上腥氣撲鼻，原來是那條狗張口狂吠，滴下口涎，灑了「聖母」滿面，聖母大怒，罵道：「畜生，」將狗摔開，只聽得哈哈大笑之聲，唐經天已跳出圍牆去了。

唐經天跳到外面，張眼四望，那裏還有冰川天女的踪跡。冰川天女的輕功比他還要稍高一籌，又先走一刻，要追也追不及。唐經天嘆了口氣，將手中捏着的東西取出，却原來是一個紙團。

唐經天打開紙團，借着月光一看，上面寫着一行小字：「休要多管閒事！」唐經天不覺苦笑，搖頭說道：「我祇是欲見你一面，誰是多管閒事來了？呀，你不見我也還罷了，却三番兩次將我戲弄。」回頭一望，「聖女宮」隔隣的法王寶殿，亦已燈火通明，唐經天心道：「白教法王必然驚起，呀，想不到糊里糊塗與他結了大仇。那藏族少女既然甘心願做聖女，我也不必再去救她了。」

唐經天一口氣奔出了哈吉爾城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忽地想道：「冰川天女總要到川西

去找她的伯伯，就算她不識路途，多化些時日也終能尋到。我不知到冒伯伯那裏去等她。」主意打定，胸中鬱悶稍舒，於是在山崗上胡亂睡了一覺，第二日便續向東行。

從青海越過巴顏喀喇山，便是四川西部，川西古稱荒僻的「野人」之地，唐經天走了數日，不見人煙，好在野果甚多，渴了摘果子食，餓了就打野羊燂吃，倒也不愁。這一日，踏進了川西的天險雀兒山，過了雀兒山，就是漢人的地區了。

雀兒山天險端的名不虛傳，雖然沒有天山高峻，但四週高峯犬牙交錯，行經山脊之時，遙望四週羣山，都好像披着雪衣俯伏在山腳底下，儼如一羣或跪或臥的羊羣，蔚成奇景。觸目所及，到處都是嵯峨怪石，突出雪上，遠遠望去，又好似一排精山雕刻的屏風。

走了兩天，山勢愈來愈險，這一日唐經天翻過了山脊，遠遠見到山背升起的一叢叢炊煙，唐經天心中一喜，但隨即想起，羣山重疊，雖似近在眼前的景物，也常常要跑大半天，要覺到那山背人家，只怕還得兩天路程。唐經天放快脚步，忽見天色突然陰暗，原來已走到雀兒山最險窄之處，兩面山峯，緊相合抱，山石層層對立，最狹窄處，相去不過二三丈距離，曲曲折折，好似重門深鎖，唐經天走了一段，忽聽得前面有喘息之聲，

唐經天大爲奇怪，急忙撥攔日光，向前瞻望。

只見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，倚在峯邊，氣吁吁的喘息，唐經天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漢子唧唧呀呀的發出兩個模糊的聲音，唐經天再走前兩步，那漢子突然伸出兩隻手來，喘氣說道：「那位客官，可憐可憐我這小叫化吧！」

唐經天張眼一望，驀然吃了一驚，這漢子伸出來的兩條手臂，上面結滿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小疙瘩，十指彎曲，滿面紅雲，面上下頰，左右也各有一個疙瘩，看來竟是個週身毒發的大癩瘋，唐經天雖無世俗之見，在這陰森可怕的山道驟然見着這癩瘋的怪相，也不由得倒退三步。那漢子張着一雙失神的眼睛，呆望着唐經天，好像是餓了幾天的樣子，靜候他的佈施。

唐經天一定心神，深覺奇怪，癩瘋患者南方最多，西北極少，在川西「野人」之地見到癩瘋，已是一奇，這雀兒山是人迹罕到之地，這癩瘋却居然能來到此處，更是一奇。但隨即想道：「是了，他一定是逃避世人，涉過萬水千山逃到此處來的。」要知清代之時，醫學遠不如今日發達，癩瘋本來不會傳染，但古代之人，却深信癩瘋能夠傳染，把癩瘋患者看成最最危險之人，一發現有人患了癩瘋，就立刻要將那人燒死，將骨

灰深深的埋於地下。因西北癩瘋患者極少，識得此病的人不多。故此有些病人，不辭翻山涉水，希望能來到西北山區，苟延殘喘。這等於長途逃難，但逃難尚有人佈施，癩瘋却是人見人怕，不敢投村宿店，因此不是餓餓而死，便是力竭而死，能到西北逃生者百不得一。

唐經天思念及此，不覺起了憐憫之情，想道：「他身罹惡疾，寧願逃入深山與鳥獸爲隣，這是何等可哀，又需要何等勇氣！」便從囊中取出一條烤熟的羊腿，擲過去道：「給你！前面野果極多，你可以自己採摘。」那羊腿落在癩瘋的眼前，那人却不俯腰去拾，只見他眼睛突然一閃，一雙晶亮的眸子，發出駭人的光芒，這霎那間，唐經天忽覺此人雖然形容醜怪，但却是眉清目秀，不類常人，尤其在眼睛張開之時，那眼光如同閃電，竟似練武之人一樣。那癩瘋患者雙眼一張便闔，又變得憔悴無神，慢慢彎腰去拾那條羊腿。唐經天道：「喂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是練過武的麼？」那癩瘋坐在地上，捧着羊腿大嚼，竟似聽而不聞。

唐經天心道：「嗯，他是餓得慌了。」又暗笑道：「我問他這些幹嗎？就算他是武學中人，我也不能與他作伴。何況，我又急着趕路。」只見那癩瘋一下子就嚼了半條羊

腿，倏的又張開了眼睛，狠狠的盯了唐經天一眼，那眼光似是憤怒，又似憎惡，比適才更覺駭人，在如此陰沉的山谷之中，一個大癲瘋露出如此的眼光，唐經天也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，提起脚步，展開身形，在他身邊疾掠而過。

走不到十步光景，剛到山坳之處，忽聽得轟的一聲，一塊磨盤般大小的巨石，突然從上面掉下來，山道狹窄，轉身亦難，唐經天奮起神力，雙臂一托，將那大石一擲，只聽得轟轟之聲，震耳欲聾，那塊巨石帶動山泥，墮下深谷，唐經天回頭一瞧，只見那癲瘋提着一根拐杖，頂着上面的一塊大石，唐經天喝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得又是轟隆一聲巨响，那塊巨石凌空飛墮，聲勢比剛才還猛，唐經天站穩脚步，大喝一聲，雙臂一托，又將那塊巨石擲下深谷，泥土飛濺，枝葉飛舞，霎時之間，竟自張不開眼睛，待到張開眼睛之時，那癲瘋已不見了。

唐經天大憤，喝道：「素不相識，你為何加害於我？」「你為何加害於我？加害於我，於我……」羣峯迴响，久久不絕！那癲瘋患者已不知躲到那兒，任憑山谷轟鳴，回聲責問，他却回答一字半句。

唐經天自下山以來，亦曾經歷過不少驚心動魄的怪事，但從無一次有今日之怪異！

這大癡瘋竟然是個具有絕頂武功的異人，此事已是不可思議！更令唐經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：他對這個癡瘋有恩無仇，實不明他何故如此陰險伏擊，難道真是泯了人性不成。

走出山坳，天空豁然開朗。山路盤旋傾斜，這是雀兒山的南面，形勢遠不及北面險陡，有山路即是已有人迹，唐經天舒了口氣，一直奔出十餘里地，再也不去想那莫明其妙令人憎厭的癡瘋。

第二日傍晚，已下到半山，只見山坡上一間泥屋，屋邊一個草棚，屋中升起縷縷炊煙，晚風中還吹送來烤肉和米飯的香氣。唐經天看這泥屋的式樣，形如馬房，東西長達三丈，寬亦丈餘，知道這是山戶人家，特地開來招呼過路的山客，或者準備上山採藥或打獵的獵戶投宿的，換言之即是簡陋的山中客店。唐經天這幾天來只是吃烤羊肉和山果，極想一嘗白米飯和蔬菜的滋味，也想能夠安適的睡一覺，便到那泥屋敲門求宿。

屋主人是個五十歲左右的山民，相貌樸實，見唐經天求宿，笑道：「我這兒好幾個月沒有人來，一來便是一大堆，客官，你今晚不愁寂寞了。裏面有南方來的藥商，好十幾個人呢！」唐經天交了一錠銀子，叫他做飯，進到屋中，只見裏面堆有十幾挑藥挑，